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後漢書

七七之八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七

唐韋懷太子賢注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

張閭里攝音然孟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

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後行刑而肆情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抗屈也前書成爲濟南都尉而郡都爲守始而數郡尉步人府

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

至於重守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故乃積骸滿筵漂血十里舜既也前書丹當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

溫舒有虎冠之吏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

名豈虛也哉前書延年爲河南太守有誅殺血流數若其揣挫彊執摧勒公

解經

部戶曹孫維舉官安中轉河七年子無而籍商販作務而鮮衣肉服者得數百人蓋以致

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

齊南郡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第二千石莫能

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寢庭下受

自中興呂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闖人親

姪侵虐天下

兩雅曰兩婿相謂曰姪

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

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

籍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

相到官呂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上工呂為當有

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呂塞其咎宣知即收丹欠

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呼號宣召丹前附

王莽慮交通

海賊乃悉收繫劇獄

劇獄

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呂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

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駟騎特

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狀對言水丘岑

受臣旨意罪

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呂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

境呂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呂太守能禽賊故辱斯

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

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

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呂奴驂乘宣於夏門

亭候之乃駐車叩馬呂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

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呂理天

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呂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

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呂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

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為白衣時賊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

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勅令諸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

以狀聞上問宣曰賜錢三十萬宣悉召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

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

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

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備典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

之曰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曰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

齊相請本此下在說齊事二十五字亦有無字曰家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微為侍御史

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召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

餽餌一箚餽餌一箚也說文曰餌餅也箚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

因戲之曰一箚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

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是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

耕田種樹理家之理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長今洛州濟寧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奸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

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

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君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

苦貧力子天所富勸力之子寔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

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噓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召為後人

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

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

征伐光武卽位拜陽平令

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

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

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

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

綱鳥羽以為衣也前書綱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

從士百餘人來到

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

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

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

守處

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處于故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

營陵縣屬北海郡

章聞卽發兵千人馳

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十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杜欽奏說王鳳曰二十石

守千里之地任其為之重不實去和也

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

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

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曰狀上帝悉臣所

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困不實徵巨章有功但三寇論月餘免刑

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

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旨長不肯使牧黎

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吏人大震遷博平令

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

收考姦賊無出獄者巨威名遷

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

辭案猶今案牘也

為州內所則

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

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

廉潔無資常築擊巨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巨為郎再遷召陵侯

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

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為廷掾也

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

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

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

悉猶知也

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

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

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

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曰對紆厲聲怒曰本問

貴戚若馬賓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言爭曰激

切為事貴戚跼踖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官中歸夜至

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

口篤曰表間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

送廷尉詔獄數日費出黃放也音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

慘失中慘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諸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

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仆也紆

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曰待其禍然篤等曰紆公正而怨隙有素

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璜猶

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

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敬行父事君之辭也按夏陽侯璜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

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

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

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野火不息燭火小大也履霜有漸可不懲

葦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邑產專竊之亂呂產呂邑后之兄子封為王太后出與弟爭也永惟王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曾爽歸國紆遷司隸校

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

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

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

主罪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

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

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常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

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時亂百姓侵寬及昌到吏

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

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

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

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

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

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已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

言當為一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家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

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按殺之又

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

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嶺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

劔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

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

奏處議處議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百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

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

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

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已不

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効
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
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巖苦
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曰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
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
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案傳謂此等臣聞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
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
鳥篆盈簡八體書有一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
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
解皮也蛻音式銳
反楚詞曰濟江海兮
蟬蛻或音它外反是巨口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巨昭勸戒
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

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巨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巨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
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于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
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
袁赦封梟梟音吐
蓋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
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詣附佞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
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少巨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若及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
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巨大室萌口筮
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復欲巨次表

曹節等乃勅中郎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

論文曰緘束也凡安國注尚書曰緘也京師

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

淚曰投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汗乎語諸常侍今日

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賜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

免官曰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巧作不宜使在司隸

曰騶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

稽留天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

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

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

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

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

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曰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

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

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

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塗之凡殺人皆

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自罪也夏月腐爛則曰繩連其骨周徧

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

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端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

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如何至於畫衣冠異服

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帶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叔

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僻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木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下相蒙與

虞矣蒙 欺也 德義不足 已相洽化 導不能 已懲違 遂乃嚴刑 痛殺 隨而繩

之致刻深之吏 已暴理姦 倚疾邪之公 直濟忍苛之虐 情漢世所

謂酷能者 蓋有聞也 皆已敢悍 精緻巧附 文烈風行 霜烈威譽 誼

赫與夫 斷斷守道之吏 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云 國有 一個臣斷斷 倚孔安 故

嚴君 豈黃霸之術 前漢嚴延年為河南太守 嚴刑峻罰 峻峭時 黃霸為相 用太守 已寬恕 為民

輕罰為 人及比郡 為守 實反在 已前 心內 不服 河南 界中 又 密人 笑卓茂之政 茂傳曰 有 蝗府 承 孤義 出行 蝗 避 且 延 年 曰 此 蝗 豈 風 厲 食 邪

縣 有所 磨 置 吏 人 笑 之 猛既窮矣 而猶或未勝 然朱邑不 已 笞辱 加物 前書曰 朱邑 以 愛 刑 為 行

未嘗 笞 辱 人 哀安未嘗鞠人 滅罪 安傳曰 安為 河南 尹 政 嚴 明 然 未 嘗 以 滅 罪 鞠 人 也 而猶惡自禁人 不

欺犯何者 已為威辟 既用而苟免之行 興 僻也 音 興 少 反 仁信道乎 故感

被之情著 左傳曰 小信 未 孚 社 稷 傾 云 乎 大 信 也 此 言 仁 信 之 道 大 信 於 人 苟免者 威隙則姦起 感被者 人

亡而思存 昔 子 產 卒 仲 尼 聞 之 曰 古 之 遺 愛 也 由一邦 已言天下 則刑訟繁措 可得而求

乎

贊曰 大道既往 刑禮為薄 老子曰 大道 廢 有 仁 義 之 尚 禮 者 忠 信 之 薄 而 亂 之 始 斯人散矣 機詐萌作

論語 曾子曰 上失 其道 民 散 久 矣 如 得 其 情 則 哀 於 而 勿 喜 也 去殺由仁 濟寬非虐 論語曰 善 人 為 邦 百 年 亦 可 以 勝 節 可 以 無 殺 戮 也 左 傳 曰 寬 以 濟 猛 猛 以 濟 寬

言 政 寬 則 人 慢 故 須 以 猛 濟 之 非 故 為 暴 虐 也 末暴雖勝 崇本或略 春秋 繁 露 曰 君 者 本 具 化 莫 大 於 崇 本 崇 本 則 君 化 若 神 不 崇 本 則 無 以 兼 人

此 言 結 暴 為 政 化 之 本 雖 得 刑 錢 而 崇 本 之 道 尚 為 略 也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後漢書七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

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云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闈即則是者寺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闈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闈尹主頌禘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闈闈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然也然

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且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呂役養乎闈涉也中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被也二名勃貂字伯楚左傳曰呂卻與偏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被見公以難言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

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幽之於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以求見又曰繆賢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

及其敵也則豎刁亂齊未得繆賢曰臣舍人繆相如可使也者請謂繆賢及相如也

伊戾禍宋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亂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李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宦才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謂野亭

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徽之而聘告公曰太漢興仍襲秦制置

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享伊戾也

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呂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

后稱制迺呂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主求事呂后所奉大謁者張澤

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於

季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季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季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武潛游離館

故請奏機事多呂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

忠有所補益前書曰史游漢高元帝黃門令史游作黃門也與其後弘恭石顯呂佞

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蕭望之與石顯皆宦者也

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

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

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鄭眾也音大對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

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呂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

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呂金璫右貂兼

領卿署之職鄧后呂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謂中官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

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呂五

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罔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

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

公而竟見排斥謂是謂滿祭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

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族也參夷也漢之綱

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冠之與及又曰撫長劍

又曰撫長劍

雄法言曰或問便我軒天... 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 而分銅虎符也... 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 子弟支附過半

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純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稱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嬪御馬杜預注曰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

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已自銜達前書曰史遷重呂刑章昭曰古者腐刑必黨

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靈政之事不可單書也所曰海內

嗟毒志士窮悽寇劇緣間播亂區夏蓋盜劇賊緣間障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

善士莫不離被炎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

之執力九服已見上詳史謂劉猛朱高之屬見竇武傳而呂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雖袁紹龔行艾夷無餘然呂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以暴

易亂兮不知其非以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臣此始必已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官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

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即位鉤盾令時竇太后

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

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

呂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

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鄭音

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眾曾孫石讎為關內

侯

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呂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黄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呂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相州記曰：未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日也。

元初元年，鄧太后呂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

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呂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

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曹孫，林父之後。東觀自

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

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

政事。小黄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

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

封閏雍鄉侯，又小黄門江京。京諛諂，進初迎帝於邸。京功封都鄉

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竝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

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

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

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

專朝，爭權迺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

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淩曰：與殊王君嫡統，本無失

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閹顯事迺可成
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帝懷
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竝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
薨閹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
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
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順陳遠等俱坐省門下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已李閹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
因舉刃脅閹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閹曰諾於是扶閹起俱
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已下從輦幸
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閹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已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
將閹崇屯朔平門已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

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閹者五千戶侯顯已詩所將眾少使與登
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
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
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
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
墮車左右已戰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
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
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遠與故車騎將軍閹
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

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

東觀記曰程顯等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暮其

入章臺門程等應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
會李閹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說光入章臺門光謂

歷曰緩急有問者常相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懷忠憤發戮

力協謀遂埽滅元惡已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詩大

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

為鄆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昌

平原孟叔為中慮侯中慮縣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

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

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陳子為下雋侯下

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

有差李閏已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

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謝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

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

怨恨恚懟懟也音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京師往

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

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

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騎

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尉

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典潔為高望亭侯四

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

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

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

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

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

後漢七十八

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藻長夏珍皆曰無過獲
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
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
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昔衛鞅因景監呂見有識知
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臣士也因變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願君竟為人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
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
后曰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
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曰定策功皆
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闔三十餘年
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

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
於騰益州刺史种嵩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曰劾騰請
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嵩奏騰不為織介常
稱嵩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嵩後為司徒告賓客
曰今身為公迺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輪西園錢一
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其表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與少子疾避亂
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

人增音工與及又音緝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

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
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
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莫有言者帝逼畏久

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衡對曰單超左館前詣

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

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館人

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臣下從其風旨今

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

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

陛下復中狐疑中首丁仲父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

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

黨與悉誅之館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

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館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

三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

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

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騎徐

臥虎唐兩幢兩幢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皆競起弟宅樓觀壯麗窮

極伎巧金銀蜀牝施於犬馬此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及多取良人美女呂為姬妾皆

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

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竝呂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

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

璜弟盛為河內太守館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

在靈害璜兄子宜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

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

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遁
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呂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
殺之明日坐死足呂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呂示百姓郡
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
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
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館罪
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
民館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
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
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
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呂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呂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

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關內侯又託呂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

衢覽珪大怨呂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

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

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呂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

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監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

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

又建寧三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

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

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呂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

宮省又豫作壽冢

生而自為冢為壽冢

石椁雙闕高廡百尺

廡廊下周屋也

破人居室發

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

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也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

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

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呂

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呂定策封長

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普中黃門王尊長

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呂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

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二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

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

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今事必成天下得

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又字當為塞通用賜瑀錢五十萬餘各

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

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

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

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

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呂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

立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呂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四出逐捕

及大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呂他事奏猛抵罪

輸左校朝臣多言為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

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旨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

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

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各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擊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

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

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

郎中梁人審忠言為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

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湯舉伊尹不

仁者遠論語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

想思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姦大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

謀作亂王室撞躡省闈江友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

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

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

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

御水旨作魚釣水入宮也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

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月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召謹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旨雉雥之變故獲申

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殿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

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獻賦音右獲又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

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

趙高旨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鬪使守虞公

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鬪使守虞公

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呂不用宮之奇于家駒呂至滅辱公羊傳曰魯大

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于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若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呂不忍之恩赦夷族

之罪茲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呂答

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呂絕妄言之

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

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

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呂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

敢當帝迺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

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呂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為列侯節等宦官祿薄品卑人賤謾詭

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

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多轘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受茅土開

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

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而交結邪黨下

比群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俸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鄭玄注周禮云人用不康罔不由

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呂冒死于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

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

數已解縣官縣官謂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

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廢為趙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怨怨職所生也况終年

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君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

悅君犯難民忘其死易死卦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

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

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

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

閣相接丹青素壁郭璞注山海經曰壁似土白色青黑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

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矯正也佛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

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各倭秦相衛鞅客也歐謀討未嘗不與倭規也商君彼刑惡并誅乃尸述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和屬也音于字亦作孟上之化下猶風

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

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

士有渴死屨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

也說苑答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曰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

譏呵豎宦陛下不審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頃頃領膏唇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群臣皆曰邕為戒上與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

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

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

呂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減收天下之珍每郡國

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曰天

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

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

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

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蔽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

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各謀也受試任用責已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

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

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

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眚之尤如惡立言已記過則不當學也不

欲明鏡之見眚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眚之罪道無明過之惡自失鏡則

無以正賢習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眚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已記過見眚為責書奏不

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

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

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

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

在竝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

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

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

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

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已為諸博士試

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已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詣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仇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已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誼赫扶風人孟佗佗音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感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

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已珍玩

賂之佗分已遺讓讓大喜遂已佗爲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

爲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

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

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

角所已能興兵作亂萬人所已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

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率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

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已謝百姓

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已鈞章示讓

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竝出家財已助軍費有詔

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

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

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諱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適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已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密約勅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

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已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

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臣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

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

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切

積其中切繒也又遷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

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

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

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永安侯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使中大人尚但

諛曰尚姓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春

滑澤巴曰天子無高臺初高臺胡則下時之諛因此以詭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

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

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

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

北郊路巨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

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

四海復巨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

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巨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

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

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

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巨夔色取禍夏以

殷以妲己羸氏巨奢虐致災秦始皇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

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形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

未鑒其敝卽事易巨取信加漸淥朝事頗識典物故主憑謹舊

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

忠厚平端懷術糾邪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質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

良先時薦譽曹騰進登紹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竝行

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以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

音危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聞謂於此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宜

希於外而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實武謀誅宦者及為官者所殺也斯忠賢所巨智屈

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巨亦

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偽此詩巷職卽寺人之職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終

魏川也 國號 氏 國 號 甫

後漢書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

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

後漢書之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

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召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

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豆干戚之容備之

於列邊豆禮器也竹謂之邊亦謂之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心乎其中方領直領

親也委音於危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

天徐廣與服雖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衣日月禮漢志曰乘輿備法物之駕胡廣

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駟乘大轎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各陽令奉引侍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官是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古

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碎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漢官儀曰碎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園橋門也歸綬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

別立校舍搜選高能召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

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

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適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白虎

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召網羅

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

解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

博上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又若非飲食之朋友

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蕘豎至於薪刈

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迺更修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齊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

房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

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禮生皆使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禮記曰春三月

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召浮華相

尚儒禮記曰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

爭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旨合其私文熹平

石書熹平石經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

下古文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隸凡千壁中書繁書蔡始製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

面欄開門於南河南郡... 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

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日後參倍於前及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碎雍東觀蘭臺石室宜明鴻都諸藏

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滕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

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已詳

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已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

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有題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雠

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雋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

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字長翁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

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訓曰無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作繕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

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

清角之操劉向列傳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隸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象車交龍畢方並精里尤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

常備列典儀呂素木瓠葉為俎豆黍弧蒿矢已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

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召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勸言律之有菟

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已昆多聚徒眾私行大

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

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

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運年火災昆輒向火

...

...

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迺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召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百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

授專志不仕徒聚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

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醴陽鴻字孟孫醴陽音鴻也酢音胡反及其字從商字或作醴從魚者音胡

友亦呂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自笞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自戟又政傷胷政猶不退

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商懇至不為屈撓

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

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言報殊寵而驕天下英

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言

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

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已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

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皆於十四年卒于官

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

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誣注云謂受人之誣辭皮膚之不潔知此情核也世已為嚴帝怒曰

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討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

無辜謬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自尸伏諫諫言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

之賢而不能進孺子朕不自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謂其子曰我數知違伯玉偷生苟

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已侍中兼

領之正旦朝賀百僚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呂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呂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呂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呂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字伯歐陽

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

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

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

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

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州建武

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汝州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

坐王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免者千餘人

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欲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臣賦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不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已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主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弁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漸長續漢書曰弁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會解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

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召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素魏臺訪問物故之

義高堂陰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召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却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召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

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初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者音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

古文兼善毛詩教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

府帝曰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二年廣饒後劉京車騎將軍千人屈雲太孫屬賊鴻恭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

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善皆埋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

之前殿臣與太孫安陽侯等視天風起塵冥厥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

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祥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敏對曰讖

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

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

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意

不罪而亦已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

所也 自己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說苑曰伯牙子散其友鍾子期

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而謂從者曰吾人聖壘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壘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問之匠

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

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望現有泥墁之也聖首於各反變音莫干及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

陵今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

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

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遊旅 杜預注左傳曰 已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

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已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 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

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和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

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

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建信又改

曰建新郡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

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

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

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六代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樓於會稽使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

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二年

六年舉賢良既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敗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

交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

郁儻和之曰儻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

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

請吏受訊僖曰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曰

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

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

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曰

致之故不可曰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曰來政教未過而德澤

有加言政教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

計徒肆私忿曰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

易慮曰此事關陛下心自今曰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

臣之所言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

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曰唱管仲國語曰魯莊

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車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

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綺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長恐宗廟不端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離處離處則其言訕其事易也 然後群臣

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

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言陛

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

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今史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召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諸者七十二人作六

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濶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召上者六十

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

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敕

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

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召家林筮之崔案所作易林

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

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竝十餘歲

蒲坂今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

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胥

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

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

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迺封

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

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

祭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徐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二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

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收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此

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
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太子蕭孫子德倫為慶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
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旨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
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
碎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
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旨其專任去職坐抵罪順
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
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
其所牽淡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
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
狼已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已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
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毀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

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

五人并及舉者已弭謗讎當斷不斷黃石黃石公三略曰雷犬聖

王所已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

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已倫言切直辭不遜願下之

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徵旨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詔

書已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熹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

軍梁商已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

隸催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已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

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

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

罪倫前後三徵皆已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

不可奪志也

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道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終

馬融傳

後漢書七十九上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卜

曾祖父嘉呂魯詩授元帝仕至上

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呂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呂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

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

去官後徵

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呂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屬州縣

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

右師細君姓右師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

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

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

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

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傳

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

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

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

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

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

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

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

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

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雅文以明

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

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

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

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次氏學永平二年代梁

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

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

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呂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呂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呂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

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呂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上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呂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呂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呂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健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呂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名信臣字南陽太守號曰召臣

父建武中為卷令卷縣屬汝陽郡卷音古也又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

傳呂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

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

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劔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

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

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

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及下同仁自

呂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

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曰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

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曰縑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

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為

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

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

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

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武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

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

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

而歎息曰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

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曰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曰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成毛義也

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遺不解此意云云云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或以爲敬三公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曰授同郡后

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季公於是德爲大

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

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曰後亦

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

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換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

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牟康辟

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

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

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周官

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曰古

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

篇通爲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廡公廡公授東海孟卿孟

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

彭祖爲春秋嚴

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陸孟婕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

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

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克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

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

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

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

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

元年遷睢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

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信

方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已信滅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

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

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

一毫未嘗取於人己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

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劊刃宗族賴之郡中咸

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已供賓客

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

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尚

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

用十八年已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

號曰二稱十二年呂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呂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日不齋時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曰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己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

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

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六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

復恥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

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已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

建武中趙節王栩

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

聞其高名遣使齋玉帛請曰爲師望

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

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

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承

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曰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

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
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
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

適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
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

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
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道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

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
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宜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

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屬州辛中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

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

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
聖人深意旨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

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
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

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
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表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

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

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

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

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單解者乃宜此義不出于已此言爲允也

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

與守文同說又呂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

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巨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

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

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

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自清苦

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又自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

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

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

徒千餘人劉表召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

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

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召問該皆爲通解

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問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說爲太守

著詳文學於汭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唯詳左氏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懼色以杖書地牽引類至忘寢食也仕爲公車司馬令

召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

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

詩書陸賈爲太中大夫時前稱說詩書者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以爲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

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

符二祖勞謙見運三年迺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將今尚父鷹揚

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楛彼飛車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鳩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

能深入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囊所以盛攻敵

征伐故須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

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迺巨

骨出吳天記曰吳伐越曾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樛矢貫之右銘矢長尺有咫陳潞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少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樛矢石磬長尺有咫

先王以分大無配虞胡公而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

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

曰昔堯舜蘇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亥有一晉左傳晉悼大人食與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木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為有問亥有一晉人之於祀者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曷叔仲惠伯會經成于子承匡之

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鳥是其日數也上文伯曰然非夫洽聞者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也非夫洽聞者

莫識其端也儻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

儻不疑後到此從史收紳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前順康命出奔輒距

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太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昌邑王

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昌邑王

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

屬吏史曰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儒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

光孺以此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言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

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

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上為名故往而不後日當更饋樂呂鈞由余尅

像呂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戊王聞穆公賢故使

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總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微國之憂也今由余戎人之害將奈

何廖曰戎王處僻遠聞中國之聲若試遺以女樂以尊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

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今內史廖以女樂一入遺戎

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應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去降秦

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

蘭陵令武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頃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雙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

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原文學長安令

揚與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辭衡為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

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曰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

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召魏郡李封為

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

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

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

卒于家初慎曰五經傳說滅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

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

六千人徵辟竝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

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已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

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遊庠序聚橫橫又作貴塾者益布之

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執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

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謂讀之舍羸糧員也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

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

求崖穴已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

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繁碎也鞶帶也字或作鞶說文曰帶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銳夫書理無二義歸

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無一事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詭

譎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詭說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

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

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教不成也以喻政化之

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也自中智曰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

臣息其闖盜之謀謂閭志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

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頸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

盡易大過曰棟桡凶桡折也極終也言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謂英謂

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氏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魏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

豈非學之效乎跡謂壽也言由自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通春秋

之義者必陷莫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塗分流別

賦詩死之罪也

專門竝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

通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干載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文苑列傳第七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前書廷

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廷年居父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

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

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

免刑篤巨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

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

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殷庚以耿在河北迫遭

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殷庚乃南渡河徙成周之隆迺中洛周成王就土

都於亳人吝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

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

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喻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或據山帶河

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項羽都

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境圯謂先武久都洛陽也境圯地也前書張良曰洛臣不

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已諷主上臣誠慕之伏

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已建武十八年二月甲

辰升輿洛邑巡于西獄光武紀曰甲寅西巡推天時順斗極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

蜀建及北極之星排闥闖入函谷開闢天門也函谷故關觀阨於峭黽圖險於隴

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然已思諸夏

之隆謂歎也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旋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流也以舟相

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

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也楚辭曰橫入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理也謂理社廟也西都曰祭地曰禮郊

其歲四月及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

六王邸高車殿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

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澹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

首撫未央覩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摸具

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及拒也懼西

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培井喻小也莊子

且洛邑之溥濫曷足已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已示姦萌老子曰國之利

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也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

家未暇之故已喻客意喻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霸自岐靡國

富人衍卒已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富入衍卒已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李所居

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劔

滄海跨崑崙揚雄長陽賦曰橫巨海乘其崑崙此言跨踰遠大也奮慧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掃遂濟

人難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

宗承流守之古文人亦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

無異采賤人呂農桑率下呂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

不過於耳以美之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季景功傳

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

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駭數

校平城之讐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后遂命

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

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沙

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逐獵于王庭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春秋之總稱也燒芻帳布也繫閼氏單于

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深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濫箭也釘鹿豕蓋音離句

驅騾馱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馱馱馱馬也馱音坎馱音蹄

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城屬國二郡領方

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楊雄西漢書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

捶驅氏熨寥狼邛笮捶擊也寥狼猶擊也東擗烏桓蹂躪滅貊字書擗亦

南羈鈎町水劍強越羈餘也鈎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劍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殺樂傳曰越人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檠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南越以

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連緩耳瑱

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九郡漂檠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

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連緩耳瑱

雕題綴耳耳下垂即儵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 摧天督即天竺國也 牽象

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訾觴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觴亦瑇瑁之屬音于助

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柩葬之屬也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顙額也說文額至地而稽上也

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

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

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

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

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已育業周始祖

王所已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禹貢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

瀆據南山帶巨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瀆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

耨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韻野 漸澤成川

粳稻陶遂薛君注薛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 厥土之膏祇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粳籩之間說為

田田相如鑿鑿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黃雅曰鑿推也音甫表 火耕流種

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代林株引 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

北據谷口東阻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欽巖傳秦襲鄆遂放送其子而成 關函守

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 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 拒守褒

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 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

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

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矜帶矜帶衣服之一卒舉

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

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已攻遠剽疾也悍勇

險于八弗敢過也也所據險要故

可守近士李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有十二是

為瞻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幽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瞻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瞻者用霸則兼并并六

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蓄行若用武則士皆

奮勵而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難誅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

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

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曰執便莫能卒危卒危言假之十八誅自

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界與也言更始不能慢藏招寇

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群龍竝戰未

知是非亦伏符曰四夷雲擾龍圖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

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彗星白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立號高邑舉旗四

麾察拔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

灑取奔等也號怒之旅如虎如虯詩關如虯虯注云虎之怒虯然也史記周武王發來曰如

交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剽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秦誓篇曰太

於王舟王瓊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魚以祭變禮也剽割也音之克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響動流沙嬰龍淵

皆鑛錙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鑛錙大戟也音莫邪昔謂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狐並星名也史記曰天有四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狐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註圖曰狐主司兵兵弩象也南禽公孫北

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十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

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潮雅曰嘩嘩也易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廖也而主上方已邊垂為憂忿葭胡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邊萌為之不

及交趾徵討及虞芳亡人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

遺猶也方躬勞聖思已率海內屬撫各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

乎荒裔信謂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權結左衽鑲錫之君結音髻前

結簪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鑲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

羅穿耳以鑲郭受注云今以鑲之名未詳形制錫百牛子及增蒼曰鑲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

垂金寶等此並謂
夷狄之君長也 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

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旨為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公傳曰五

略取也 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

舍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

風至春分則應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去廣莫風至立春條

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 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

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水而子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半孔子曰善

則獲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予子貢在也此器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

大物盛而哀樂也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日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

教貞守之以畏高貴廣太守之以陋德施天下故聰明審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

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 故 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

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曰利與 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

都何必去洛邑之滄澗與篤後任 郡文學掾曰日疾二十餘年不

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曰武略稱前書司馬相如曰武略稱

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謂杜弼及延年並

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始以文法著名也 辛氏

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

五篇子碩豪俠巨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巨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魏郡故城在滎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著詩賦

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季亦巨文章顯莽巨為

馮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季山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巨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追時斯勗勗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

過運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其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

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任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顯於殷國謂傳也二迹阿衡克

光其則謂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祖命傅說曰爾尚明保罔功比伊尹而能克夫其法則也武丁興

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雅宗廟尊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上謂傅說爰作股肱萬邦

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載重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續繼也漢之中

葉俊又武序秩被殷宗光此勳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

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論謂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惟我

世烈自茲已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

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

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詩云勳子契濶契濶謂心字苦也懈怠也或差也秩秩大猷紀

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人道可以綱紀衆法者不勤勵則

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日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

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謂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

則多言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

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謂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

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兩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

行邁之人自勉為勞止何能有所至也言自勉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愆勉也聿爾

毅已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也卒終也言朝夕之暇勉終始如一也為諷建初中肅宗博

召文學之士曰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

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又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

請毅為軍司馬待已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

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已毅

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

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

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

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

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王冠

仇卓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

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

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

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已為東

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

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也休集今兄之子也得已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

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

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

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

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謂高貴也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

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而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

已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已具臣香螻蟻小志誠願目至願土

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代冰解見馮衍傳迺悉召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陸中書監永元中坐事奔西毅少

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北海郡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兒

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維人也少呂文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

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

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

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

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季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閭臣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適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

三輔多士扶風曹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史錄注曰眾與鄉里蘇焉文實

伯向馬季長正遊宦惟
果不遇以壽終于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秋孫者其人各珍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

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

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

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

名三十篇百辨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召善文記知名龔善為文奏或有

龔為作之其人為之忘自故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

永初中舉孝廉為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各今相碎太

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邑令居一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

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

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

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

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

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曾到魯賦靈光殿賦度相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召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琦數引古今成敗自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

外戚誰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也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良仁事

通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

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姬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覩有莘出湯列女傳曰湯娶有

伊尹為之騰臣佐湯致王訓正
後宮猶御有序咸無嫉妬也
宣王晏起姜后脫簪

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承春使其王無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冬城中興焉
齊桓好樂衛姬不

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皆輔主呂禮扶君呂仁達才進善呂義濟身爰

暨末葉漸已顏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王者之御官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日下始以采日之切生漸進至禮法隆

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九九而御則文御八十一人為九九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

為一文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夕晉國之難禍起於魏惟家之索牝雞之

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難尊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問

舊地到至親左傳曰齊侯之妻姜氏也並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諫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

陳夏姬通於陳靈公又通於靈公之嬖人師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

賢德之人寵其後視而以荷禹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

七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兩王后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憚大也首呼謂詩人刺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暴卒惑婦拒諫白狐暴虐也射字受德名卒以其暴虐故曰暴卒或婦

謂其德不大也諸父是殺孕

子是劌天怒地忿人謀鬼譎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止于射之語也

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曰射衣其寶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也射衣其寶

也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出率呂禮而競獎呂權先笑後號卒呂

嬖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寵則家國泯絕宗廟燒燔

末鳩喪氣情舉則有施氏及於色褒姒斃周

王褒姒曰此而臣謂於其形欲分也十帝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

夫戎所殺此戚姬人豕呂宗呂

敗所見是陳后作巫卒託於外李武帝陳皇霍欲鴆子身迺罹廢

之文欲其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歌微無怙常幸

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慮而貴寵者患

太子被廢也

曰無恩而受秩也若
慎其機事則有嗚也

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

敢告在斯琦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言為風

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

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迺設書過

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

結納貞良已救禍敗及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

良高為遂冀無已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

作亂也黃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

之客哀其志已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

忍忍猶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

頌銘詠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

汝南人也已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曰辯

口假臥左弟子說衣裳而臥也私謔之曰邊季先腹便便便音蒲懶

讀書但欲眠說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身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謔出何典

記謔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

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

禪銘書策凡十五篇部為綱紀百能出外

相未齊之休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感表強國及其

時何足趨明成幾千

及

夫漢於東歸再黜北狄太守人其尚書今對燕刺林卒宜

騎隨者大恐縮之下其皆北陳也其帝親燕刺林燭拜太

則始知思燕書燕與風公能燕燕與其于同意而山其隨出回典

其書其於知燕燕與風公能燕燕與其于同意而山其隨出回典

其書其於知燕燕與風公能燕燕與其于同意而山其隨出回典

其書其於知燕燕與風公能燕燕與其于同意而山其隨出回典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少好學多關

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絕絕等倫不可羈束也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

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在謂在位者也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大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

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台州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綱紀君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賅者

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禮學公也對曰昔仲尼

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

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類台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易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夫國君者非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卿謹龜陰之田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豈已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

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

得免壹迺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

有論曰當古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說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肺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世有毋持以遺之言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秦越人

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神謂精神也乃使弟子于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

車輪說文輪車也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石為鍼凡鍼之法右于象大左手法地今

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精肺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斗極還之於

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星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

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顯言謂顯明也竊為窮鳥賦一篇其

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罟鄭玄注

射也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獲餘箭而射者也翠子殼左翠子謂翠也

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

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謂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呂書心外用告天

天平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呂舒

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

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和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濶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

注云荼毒苦也秦漢無呂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

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砥疇結駟正色徒

行莊子曰不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孟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視病者得車五乘子豈砥疇邪何得車之多乎嫗媯名執撫拍

豪強嫗媯猶偃也嫗音衣字反嫗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偃蹇及俗立致咎殃偃蹇矯捷也捷懾逐物日

捷懾逐物日捷懾逐物日

富月昌

捷疾也懼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

斯瘼之幽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

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信信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信以迎吠關梁

閉而不通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楫積薪而

待燃施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及前也音消曰播火積薪之下而脫於大火及然而謂之當令也孰何以異此禁納由於閃榆孰知辨

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字其龍而見納用榆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

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

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適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

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

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驕倚門邊伊優屈曲依媚之貌抗驕高亢矜直之貌也依媚者見親故冒堂肆直者見衆故倚

門驕音乖曾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曾生皆萬言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

謁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謁懷金玉虛卑賤而懷德善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

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

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

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魯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

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

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言託名者迺日往到

門陟自強許通許通壹以嘗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迺今方遇而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迺起

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且大從車騎奉謁造名也且名也時

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千馬對齊景公曰臣願君之賜也惡肉可得而食焉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

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呂相明

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誤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適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

門吏懼呂白之規聞壹名大驚遁追書謝曰蹉跌不巧企德懷風

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呂釋遙悚今

且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故之故號為尊更啓適知已去如

印綬可投夜豈待且惟君明教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十恕也敬

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可福如之謹遣

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

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

侍沐浴晨興味且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呂貴下賤握髮

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

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

情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與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呂夙

退自引輿使君勞詩曰大夫夙興無使君勞恭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

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今壹自譴而已豈

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

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

其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履屨買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趣但關節疾動膝炙壞潰人有四關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誦來貺

永呂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

表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

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梁宗室子孫而

少孤貧賣書於市呂自資常疾世多利交呂邪曲相黨迺著破群

論時之覽者呂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丁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

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

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

之所得闔偽之所失也是呂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呂

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呂可濟否謂之和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呂劑其味左傳謂齊爾雅曰和羹也

音子隨及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君子食之呂平其心同如水焉若呂水濟水誰能食

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呂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

不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呂救過為正呂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鄭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呂宗廟之靈得係首領呂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

諸論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夫

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

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論法既過能改

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

之欲呂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于園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

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

父再于王命王不誅患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土鑑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馬

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及呂斃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此愛而害之者也

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屬而未飲醫易穀本酒而進之于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于反于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帳中而問酒與恭王大怒斬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

子及以為戮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武仲滅孫也左傳孟孫死臧孫人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孫若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表疾之美其毒滅多言石能除已疾也

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怨施忠智之謂

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眾也言衆事怨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疾病也進退周旋唯道

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

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誰也勃鞞曰逆文為成

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使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于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蘇曰

憎忤取進申侯呂愛從見退考之呂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斷不在憎愛呂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

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

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

礮礮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礮礮之山居三年礮礮大穰穰

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張音礮礮音盧罪反

吾雖小宰猶有

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

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

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

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呂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入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

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解見馮衍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各懷以故實

窮補不足恤驟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

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基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坐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

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說苑

此並司馬子基稟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築乾谿不能止窮木上

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營之數年迺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費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馬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

人以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無財用盡焉年殺收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曰

池內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

二國先為楚所滅也迺作斯賦以諷之青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曹胤也高陽帝

諫頌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

壽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王晉文也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

國語曰商伯大彭豷韋左傳曰豷仲豷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壽熊佐文

克唐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十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

五服攸亂謂壽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後且垂精於萬機兮又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韻反竭四海

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秘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徑肉林登糟丘史記封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肴若蘭也椒酒置

今蘭譜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日回望兮莫彌

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儂憂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

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谷起鄭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

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惜聲淫聲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

竹群分被輕桂曳華文方言曰桂謂之裾舞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組綺也綺綾也

縱輕軀已迅赴若孤鴻之失群振華袂已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

是歡憊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

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已輕逝兮似

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

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發聲繞結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

容忽兮神化化協韻也音花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

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如不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

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

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鯉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孤雌感聲而

鳴雄枚乘七發曰慕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

已盡群樂既考考成也歸平主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

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周說孟嘗君曰廣夏蓬房下羅

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一女西施鄭曰以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

老爾迺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疑憫焉若醒撫

劍而歎謂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

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涵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

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階墨子曰虞舜上階三及茅茨不削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

蓬萊蓬蒿草萊之閒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及百揆時

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繼高陽之絕軌崇

後漢八下

成莊之洪基史記堯成一布德施惠結善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雖齊

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扈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迺育之呂仁臨之

呂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楚齊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

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碎命之恐不至詭呂軍事徵召

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呂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

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竝修刺候焉即字景與魏志有傳議郎

蔡邕深敬之呂為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

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

濟濟之在周庭無呂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下彼西雍許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雅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

家訓家訓謂家範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師義授者不能

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

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

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

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非所呂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呂烹雞

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子曰

竊悞邑悞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鬻割之間

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若呂年齒

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呂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呂

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

多服其能理也給捷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

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也等道舒吾陵霄羽

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高良者為人所載於典籍山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曰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

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字分肉

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也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

下宰食此萬鍾祿人附四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

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衰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

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上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前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

和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

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

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已招其

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

還輒難柴呂讀書難音常呂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作矯世論呂譏切當時而徒

入山中覃思著述也覃音靜呂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呂自寄文案漢記

撰中興呂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

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

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

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融問風融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

一見龍光呂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

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呂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呂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謝

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

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

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迺獨作箴曰

文武將隆迺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忠董正也占之君子即戎

忘身易曰不利即戎詞馬襲首曰將受命之且忘其家操槍最仰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為果政果為毅尚書曰勛哉夫子

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鸞如鶴人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

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門文昌等地有九變丘陵

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死地有重地有池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敵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長

阻沮澤難行之道為死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汲汲可以吾家者為則地疾戰則存不失

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陳平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間有反間有生間有五間俱起莫知其

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問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反問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問者為詐事於外今吾問知之而利於敵者也生問者反報之者也總

茲三事謀則咨詢總天地人之事而論謀於眾也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

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歸事之而此作廣野周公大聖石碯純臣

呂威克愛呂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碯殺其子厚也克勝也前書孫賈曰周公大聖保

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迺存

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臧斯戒呂厲

終身邕等甚美其文呂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

於上東門洛陽城東西北門詔東觀畫彪像呂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

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竝河間鄆人也今高州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

騎將軍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

笑美入

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福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下蒲反

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

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

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

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郡字長文司馬朝對字伯達河內溫人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為漢將衡曰文

若可借而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似有說耳故可唯弔喪趙有腹大健喉嚨故可監廚也

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

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

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克時洪水橫流洗滌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行

能俾乂俾使也又甲也

勞求四方巨招賢俊

尚書曰勞求天下

昔季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

熙載群士響秦

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

陛下啟聖纂承基緒遭

遇厄運勞謙日昃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上德曰自朝至于日中莫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

惟岳降神異人

竝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竝出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督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

默識呂衡準之誠不足怪

前書曰秦弘羊雖賜賈八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始無言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

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謂了西曰大國關關一善言若鶩得一上若賞

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趙中中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昔曹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曹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上何叙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頭

其命終軍欲呂長纓牽致勁越

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臨南越王而致之關下也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呂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通簡于疾五日不知人大夫

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民之帝所也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問問必有言也居一日果寤諸人大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

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

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小詳其義融果作掌牧飛兔騶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馭

數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上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白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

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

忿而呂其才名不欲殺之間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

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上傅曰魏太祖欲

擊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晉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開列半宿客以帛絹制作次至

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文上傅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蹀躞而前蹀躞足

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法而下醉謠詩云散度

廣陵音參為漁陽曲而於其音自音參音七和及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

名則知字人於下句全不成其云復參搥而去足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更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

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杜預注左傳曰袒近身衣也音之友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

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怍作羞也操笑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唯正也言大雅因

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

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棧杖說文

大杖也音坐大營門呂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

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爾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

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

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爾衡

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自不起劫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

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冢之間能不
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
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
未周因毀已抵地抵地也表撫然為駭駭也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
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已江夏
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行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
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長子射射音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
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唯其
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
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
之曰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公

上釋名曰外快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迺訶之衡更熟

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將今之問事也欲

加箠衡方大罵祖恚深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跣

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衡時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辭辭為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抽心呈貌

非雕非刻離辭此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揚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